

浅尝辄止的学习 终归心有遗憾

□白简筒



如果我说大学最遗憾的事情是没有好好学习,也许有人觉得我矫情,是一种明贬暗褒的自夸,但事实的确如此。

进校时,主管教学的副院长信奉“通识教育”,专业课没几门,反倒对历史、文学、哲学、社科都有学分要求。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,我的同班同学有去人文学院、经管学院、公管学院、美术学院的,还有去了外校学电影、音乐剧的……毕竟这4年中,只要你想学,没有不能学的。

有一位师妹,本科时和我上一样的专业课,研究生却顺利考上英国著名的艺术学院,回国成了一名策展人;还有一位校友,入校是美术学院的史论系,后来转到绘画系专攻工笔,又因为爱好传统文化,系统选修了甲骨文、考古学一类的课程,再也别提起画笔,最后成为一名文物鉴定者。

我没有转型,自始至终都在本专业。但可惜的是,我尽管出于爱好选修了足够多的人文类课程,但终是浅尝辄止,不成体系。

比如,我喜欢魏晋南北朝,选修了历史系专业课《魏晋南北朝史》和全校公选课《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》。老师是同一位,人和课都颇有魏晋之风,我听得很开心,作业写得不太专心。听完没多久,留在脑子里的也只剩下一些名词和段子,至于整段历史,那就是一团糍糊。

而且,我选课更在意的是老师是否nice,评判标准滞留在“分数”这个高考后遗症上。每次选课,我热衷于打听各门课的难易程度和给分情况,甚至将其作为第一标准。有一个学期,我选了颇感

兴趣的《人类学概论》和《天文学概论》,试听第一节,两门课的老师都开诚布公,说自己很严格、作业很难、考试分低,我也就果断退课,舍弃了头顶的星空。

选课是一门艺术,而我就是一个希望面面俱到而终至平庸的艺术家。除了计算老师nice度和课程有趣度、学分成绩和完成培养方案之间的最优解,甚至兼顾早上起不起得来、能不能空出一整天时间等条件,最终摆在我面前的课程表,一定是好玩又舒服的,而且分不会低。

这样的选课思想在我做交换生期间都未能幸免。对很多人来说,有机会在国外大学度过一学期,应该用心体验异域文化和前沿学科。可我不,费尽心思,选了三门能抵本校学分的课,有一门甚至是一个访问学者的中文课。期末拿到全“A+”成绩单时还沾沾自喜,多年后回

望却十分遗憾。作为一个从小到大没有拿过低分的考试型选手,我可能已经失去了体验学习本身乐趣的能力。

就这样,我念完了本科4年,又以不错的学分成绩保研,然后工作至今。也许在旁人眼中,我是一个学识广博的人——虽然学得很不系统,但那些专业名词我都略知一二。曾经学过的几十门通识类课程,在如今这个工作岗位上居然都发挥了一定作用。可只有我知道,断章残篇,虽是华美,终不成文,我终是浅薄的。

写到这里,似乎越来越像一篇“忏悔录”。是的,我还迟到、逃课、期末论文写得心不在焉、没看书就敢写读书报告……大概是犯了所有学生都会犯的错。尽管我从不认为学习是一件痛苦的事,但我也只尝到了分数带来的快乐。毕业后多年,当我看到前文的那位朋友,因为认出了青铜器铭文中的一个字而能高兴一天,我觉得自己可能真的错过了很多。

事实上,有很多问题直到现在,我也没有完全想清楚。比如,学习是不是一定要吃苦?为自己设定学习目标是功利吗?应该享受单纯的学习过程还是说一定要学到什么东西?或者说“不为无益之事,何以遣有涯之生”……可人生最后的全职求学生涯早已一去不复返。

在走出校园之前,只要好好学习,日子就算成功了一大半;之后的人生,各种压力和挑战会纷至沓来。当最优解不再是简单粗暴的分数,甚至都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时,权衡利弊前,得先问问自己的心。

海棠与摔跤

□马未都

问我都知道“伤筋动骨一百天”。

回到家告知观复博物馆同仁,慰问声一片,有心意没有新意,有意思的是各人有各人的高招,思路不同,角度不同,因而效果也不同。高人说,东南沿海传统,农历七月诸神放假,所以此时做事要格外小心;经验者说,肯定特别疼,我前夫就伤过,前后折腾了仨月;懂医术的说,如果是伤了筋,头三天千万不能揉啊,用冰敷消肿;还有爱心者马上去去骨科医院拿特效膏药,又说得买鸽子滋补……

“我先生,我老婆,我弟妹,我邻居”……好像每个人都有亲戚朋友受过骨伤,许多还都是在浴室里。我原来只

听说有人在浴室摔了,没大在意,想想自己还真没有摔过,所以就没了警惕,这下可好,不摔则已,一摔冲天。全国的浴室一年摔多少人一定是个天文数字,现在高科技这么多,弄个防滑地砖,多铺防滑毯,减少不必要的伤害,应是宾馆饭店旅馆民宿的必备。这个小之又小的事什么时候能变成全民共识,什么时候才能减少众多的不必要伤害。

小院的海棠老干新枝,居然花开二度。我在家养伤,很痛,咳嗽不得,便问大夫,遂被告知至少会疼上一星期。这一星期的痛苦对我实实在在,回避不了。人生不仅有欢乐享受,更多的是苦难病痛,这一切都是经历,只有经历过,方知何谓生活,何谓人生。

芳林新叶催陈叶,流水前波让后波。多美的诗句啊,还有能感悟一生的哲理。谢谢刘禹锡。

谈天说地

温暖的“废话”

□王晓宇

人与人之间,免不了要说些看似没有什么用处的“废话”,常用于闲聊、打招呼。比如“今天天气真好”“你吃过饭了吗”“出门注意安全”“忙吗”……有人说,一个喜欢说些“废话”的人幸福指数高,容易得到满足和快乐,与人相处也更有人情味。究其原因,我想是因为这些“废话”往往没有明确的指向,功利性少,给别人的压力小,也容易使人亲近。当然,说“废话”也要适时和适度。

我发现一个规律,越是亲近的人,互相之间越容易讲“废话”。讲“废话”不仅仅是一种习惯,更是打破沉闷气氛的常用方式。有些“废话”,里面还有满满的温暖。

每一个人,从小到大,要出门,父母亲会提醒你:“东西都带齐了吗? 注意安全!”你独居,父母亲会唠叨你:“别熬夜,对身体不好;饿了记得吃饭,天冷了要加衣。”父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唠叨

着。

爱人之间也是如此,不时重复:“办完事情后,要早些回家!”如果你碰巧找到一个愿意听你说“废话”的人,那么恭喜你,你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如果在生活中两个人没什么沟通,连“废话”都懒得讲,那么,这两个人的关系很可能进入一个不佳的状态。

话语是人类信息沟通一个很重要的手段,是人与人之间一个很高级的传递媒介。生活在尘世间,很多人并没有强大到不需要语言的地步,特别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,遇到困苦挫折,内心会不由自主地生出焦虑、慌张,这种时候,如果能有人安慰你一下,哪怕这种安慰苍白无力,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,同样能温暖一颗脆弱的心灵。

记得有一年冬天,我一个人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打拼,正处于进无可攻、退无可守的境地,心生苦闷。母亲打电话

过来,没什么目的,就是闲扯几句可有可无的“废话”。母亲问我:“吃饭了吗? 天冷添衣了吗? 你还好吗? 工作开心吗?”我听了,只敷衍着说“还好,还好”,因为眼泪已经流下来了。所有的抑郁、愤懑、不开心,都被母亲的一堆“废话”化解掉。有人惦记你,找你说话,已足够温暖。

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温暖叫爸爸的提醒、妈妈的唠叨、爱人的情话。这个世界上喜欢和你说不带功利的“废话”的人不多,愿意花时间听你讲不带功利的“废话”的人也不会太多,除了父母、爱人、儿女,还有知交好友。这些人会不厌其烦地和你絮絮叨叨,不管有事没事,总会找你、惦记你。在乎你、哪怕只会说些“废话”,也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。

说话是一门艺术,也是一种智慧。那些能温暖人心的“废话”,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润滑剂,也是一种真情流露。

大家V微语

一双草鞋

□冯唐

●我周围一些热衷收藏的人,我极少听到他们说收藏给他们的美和触动,几乎无一例外,听到他们说的都是收藏给他们怎样的财务回报。

●我老妈一辈子没学会扔任何东西,她八十多岁了还留着我八岁时学素描用的绿色帆布画夹。

●她还有好些鞋堆在屋子里,我问她为什么不扔掉其中看似非常破的一双草鞋。她说,她穿着这双鞋跑过很多地方,跳过多场广场舞,认真亲过几次我老爸,所以,先留一阵再说。

●因为这双破草鞋,我觉得我老妈不完全是个俗人。



玫瑰色的辽西

□孙浩良

辽宁省美术家协会理事、葫芦岛市美术家协会秘书长、其作品多次入选绘画大展并获奖。

暗香

□王子一

住惯海边的人都会熟悉那咸咸的海风的味道,这味道是通往回忆的通行证。

频频报道着海域污染,却从未见这海浮过一片落叶,那日清晨,我却被异味儿唤醒。

那是一种海风中混合着腐臭的味道,我起身便出了木屋。循着味道发现山坡上有一个垃圾场。

垃圾场中有个墨绿棉蓬,蓬下卧着眯眼的狗。旁边蹲着一个邋里邋遢的老人,蓬乱的灰发中夹杂着砂砾,看见我,眯眯地笑了笑,转头继续拨弄他的“垃圾丘”。我皱眉,异味就是从这儿冒出来的,老人一手抓沙、一手抓污,转眼间这沙丘上还插了几根树枝。我不明所以,问老人他在做什么,老人说这里每一个沙丘将来都是树的养料。他直指“垃圾丘”说,“这可是我重金购买的‘金沙’,我说能种出树,就能种出树!”我被他的豪言震撼,仿佛已看见海滩边巍峨挺立的树群。

回过神来,我笑着与他道别,老伯对我说:“有空常来啊!”那海音十足的韵味使我蓦然回首,有力地地点了点头。

我没有食言,逢年过节,我都要去找“垃圾丘老伯”聊上几句,不知过了几载,小枝绿了,叶生了根,树香碾碎了垃圾味。

再去,发现了一排指示牌,迎风招展,老伯却真的走了,走得奔放、走得决然!扶着指路的铭牌,看着棵棵绿树在风中摇曳,咸咸的海风中飘来阵阵清香,沁入心脾。

我会再来,为了棵棵绿树!

作者单位: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初二

总值班:刘放  
一版编辑:赫巍利  
一版美编:冯漫图  
编 编:王泰舒

零售价:1.00元/份  
订阅价:300元/年



6 935970 566666